

讀新書想到希拉里

董鼎山

紐約隨筆

我至少活到希拉里競選下屆總統，我好投她一票。那將是二〇一六年，其實我心裡沒有活到九十四歲的期望，同年代知友夏志清去世後，我更了解自己身體之脆弱，近來常想，我這個奢望能實現嗎？

在政治思想上，我很早就對克林頓夫婦着迷。他當年初次與老布希競選，我已對政客克林頓發生興趣，曾讀了許多有關他們的書。有關比爾與希拉里（戴了深度近視鏡，尚未完全染成金髮）初次相逢的那一段尤其印象深刻。比爾在校園常常偷視她，某次讓她窺見，她大方地過來自我介紹，兩人因在興趣與智慧上相近而結為情侶。後來希拉里對比爾的婚外情也給予原諒。他兩人真可謂政治上的理想伴侶，比爾總統任滿後，一心一意想重入白宮，努力鼓勵希拉里參加二〇〇八年的總統競選，但是在初選時敗給能言善辯的黑人競選者奧巴馬，他打破歷史紀錄，成為第一個黑人總統。這個結果會引起

我們這些所謂進步思想者的歡迎，可是與許多女權主義者一樣，我在選舉結果公布後總覺心有不甘，其實我在初選時投了希拉里的票。

我不是在批評奧巴馬執政。我總覺他的一般方向是對的，但在處理人事、僱用謀士，以及應對國際危機方面，他給人一種猶豫不決、優柔寡斷的印象。就是在這種情緒下，令我想到希拉里。我相信過去數年來，如希拉里當政必可超越奧巴馬，她四年國務卿取得的成績人讚許（除了共和黨批評的駐利比亞大使被炸事件之外）。

出於對希拉里的興趣，我注意上一本新書，書名是簡單的《HRC》，副題是「希拉里·克林頓的國情秘密與希拉里·克林頓的再生」，這本新書的出世顯然是期望希拉里重整旗鼓，也是想搶在即將於今年六月出版的希拉里四年國務卿回憶錄之前。因為克林頓夫婦過去的自傳相當暢銷，因此她的回憶錄必將吸引大批讀者。《HRC》的兩位作者艾倫（Jonathan Allen）與珀恩尼斯（Amie Purnes）是以華盛頓為基地的兩位名記者。在他們看來，以享有二十二年國際聲譽的希拉里作為書的標題，暢銷絕沒問題。

兩位作者顯然是希拉里的粉絲，在談到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在班加西（Benghazi）被回教暴徒殺死時，作者手下留情，認為是當時保護大使的衛士，特別是CIA人員過於疏忽，沒有將使館的危險處境上報，而國務院管理這類外務的人員也過分大意。共和黨批評指，希拉里乃國務院首腦，應該擔負責任。

此書對希拉里的評價十分寬容。我個人的意見是：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領土問題至今懸而未決。以色列用強，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造民屋，搬入佔住，在國際公理上是完全非法的，但是由於美國猶太公民勢力強大，甚至左右了國會參眾兩院，奧巴馬與希拉里（現在包括國務卿克里）竟不能說服以色列在這方面做出讓步，順利進行以巴談判。其實美國民意一般是同情巴國的，但希拉里在這方面無力擊敗以色列總理。

在二〇〇八年大選後奧巴馬進駐白宮，曾引起許多女性公民反感，誓言繼續支持希拉里。比爾與希拉里那時看到了他們在黨內的政敵。幾星期前《紐約時報》星期日雜誌的封面，把希拉里畫為一個宇宙上的大行星，周圍都是成群的小衛星，這些小衛星將是大行星的保護者。克林頓夫婦雖有政敵，但大部分民主黨人都敬慕他們。二〇一六年將是希拉里，克林頓當選總統的一年，我相信她必定當選，因此也想多活幾年體驗屆時投票的興奮。有人說她尚在猶豫不決，我不信。除了現在這本《HRC》外，相信還將有很多有關書籍出世。

劉春山與滑稽戲

鄧小秋

劉春山（一九〇一至一九四二），是人們公認的「滑稽戲」鼻祖。與王無能、江笑笑三人，是早期「滑稽戲」最為著名的演員。他是上海寶山縣人，曾專業

演唱俗稱「上海說唱」的「鉢子書」。後來，以善於演唱各種滑稽小調著名，如《一百零八將》、《看影戲》等，風趣幽默，令人捧腹。所演曲目，還有很多都是根據當時報紙的時事新聞，迅速編成。緊隨潮流，及時反映，故而人稱「潮流滑稽」。

劉春山多才多藝，勇於探索，對於「滑稽戲」的發展與繁榮，作出很大的貢獻。他幼年貧困，從小在熱鬧的上海通俗的娛樂場所——城隍廟生長長大。做過小生意，賣過梨膏糖。接觸曲藝

讀點詩詞賞景致

文叢譚

山不高，僅一百八十里，雄偉奇秀，登臨山頂，遠眺太湖，煙波浩渺，美不勝收。靈岩山之所以名揚中外，皆因這裡有春秋吳王宮苑遺址——館娃宮和西施、玩月池、琴台、響屐廊、御花園、西施洞等遺跡。而詩人以寥寥數筆，描繪了館娃宮舊址的春色，抒發了無限情意。詩人看景，擅長用樸素的語言謳歌飽含意趣的景色。諸如《釣魚臺》詩中有云：「垂釣綠潭春，春深杏花亂。潭清疑水淺，荷動知魚散。日暮待情人，維舟綠楊岸。」詩人把寫得生動細膩，楚楚動人的詩人把看似平常的釣魚潭在點染春色時，也表露了內心的真摯情感。由此看來，吟詩賞景，既高雅又愉悅，值得推廣之。

古詩山水詩不僅對春光、春色描繪得維妙維肖，而對春天的夜景也吟詠得淋漓盡致。于良史在《春山夜月》中詩云：「春山多勝事，賞玩夜忘歸。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滿衣。興來無遠近，欲去惜芳菲。南望鐘鳴處，樓台深翠微。」詩人把春夜的美景、花草、草木、青山等都刻畫得入木三分。如果說春天的夜色是美妙的，那麼，濃縮了的詩句更能讓你回味良久，沉浸在詩情之中。正因如此，讀點詩詞去賞景，不失為饋贈給旅行愛好者們的金玉良言，諸君不妨一試之。

拿破侖的最終歸宿

霍無非

域外漫筆

拿破侖的最終歸宿，吸引眼球，傳說，這就是巴黎榮軍院的轟動。我已經按捺不住，借來一張巴黎地圖，攔一輛出租車，對不屑講英語的司機一指地圖，折返回頭，花六點五歐元，來到不在遊覽行程內的榮軍院。

十七至十九世紀的古典銅炮整齊排列，是榮軍院的儀仗，展現古炮的演變過程，抑或為紀念炮兵出身的大帝拿破侖。由於年代久遠，炮身已呈青銅色，格調與拱衛着的這座古羅馬式庭院建築恰好好處。榮軍院始建於一六七〇年，此時，人文主義思潮已在歐洲遊蕩，路易十四決定創建這座傷殘軍人的安置機構，先後有四千餘人在這裡的小作坊製鞋、製毯及幹其他手工活，自食其力，維持生計。轉業這個詞彙，三百多年雖未出爐，但成為戰後安置退伍軍人的有效形式早已存在。

正午的驕陽直射，沒一點斜影，反射的光線把有些陰暗的回字形兩層長廊照亮了。由方形花崗石砌起的這座建築，古樸莊重對稱，承載了極厚的歷史感。古老的榮軍院在完竣之後，改變了功能，作為軍事博物館而存在，並借助了現代科技手段接待遊客。建築東側，是已故法國總統戴高樂生平展廳，這裡沒有講解員，但提供多種語言翻譯的耳機，中文便是其中之一。未入展廳，耳機響了，輔以寬屏幕，影像和圖片，一身戎裝的戴高樂音容猶在。看得出的，法國人崇拜能征善戰的軍事強人，視拿破侖、戴高樂為國家英雄，雙雙「落戶」榮軍院，很能說明問題。

這裡還有法軍軍服展廳，三角帽、高筒帽、鑲金絲紅繩的銅盔，袖口、褲縫繡彩的衣褲，筆挺花哨，歷代都有，套在站立或騎馬的蠟人身上，配上軍刀、槍械、鐵甲、轎車異常威武……但這是歷史的一半，拿破侖時期，一度軍費短缺，許多法軍士兵沒有軍裝，穿着破爛衣衫東征西戰，然而戰績卻像原像的軍裝光彩奪目。個中的奧妙是什麼？或許嘴像放炮的那句拿破侖名言來得更直接些：「不想當將軍的士兵，不是好士兵。」至今，被各國軍人視為經典。

走過規模可觀的「一戰」、「二戰」紀念館，金壁輝煌的圓形屋頂下，就是拿破侖的陵墓。這原本是榮軍院的教堂，一八四〇年，為了將遺葬在兩大洋聖赫勒拿島上的拿破侖骸骨運回巴黎安葬，當局下令在教堂下建造陵墓，於是，擺脫了神權禁錮，依舊擺脫不了封建皇權制約的榮軍院老兵，成了建陵的主力，直到一八六一年才徹底完工，只為拿破侖的另一名言——鑄刻在榮軍院大理石板上的遺囑：「我希望能夠把我的屍骨安葬在塞納河畔，安葬在我如此熱愛的法國人民中間。」

從農耕文明進入到工業文明乃至後工業文明，是人類社會無法逆轉的一種走勢，但是比起農耕文明社會常見的遊戲遊戲的生活形態，工業文明、後工業文明社會時有出現的某些殘酷，卻難免會讓人不寒而慄。比如我想，在像富士達那種逼得員工連續跳樓的血汗工廠裡，工人們大概絕無氣定神閒地玩完手裡的幾個餅乾以後，邊喝茶，邊聊天，靜候服務員把一碗一碗熱騰騰、香噴噴的羊肉泡饃送上桌來的可能吧！

羊肉泡饃原本是一種平民飯食、民間小吃，但隨着社會的發展，緣於某種需要，有些小吃卻也有機會登堂入室，成為宴席。小吃成宴，這就像村姑變身貴婦、貧女成為富婆，應該算是好事。現如今，在「老孫家」、「同盛祥」、「天錫樓」這樣的清真名店裡，都有豪華的泡饃宴供應，先是一道又一道精美涼盤、熱菜次第上桌，最後則有一小碗（實際只有一大口）羊肉泡饃奉上，以便泡饃名副其實。對提升羊肉泡饃的品位和附加值，泡饃宴的出現當然必須肯定。但我，情有獨鍾的卻是幾家名店一樓普座和許多小店經營的大碗羊肉泡饃。我覺得，吃這樣的羊肉泡饃，並且是什麼涼盤、熱菜都不要，心無旁騖地吃一大碗羊肉泡饃掃蕩一空，才算正宗、才能過癮。一次，有人請我在「老孫家」樓上包間吃泡饃宴，恰與當時的馬明陽總經理相遇。他問我：「質量咋樣？」我說「不錯不錯」，但緊接着就強調道：「不過我最關心的是咱一樓普座泡饃的質量，那才是我常去享受的地方。」馬總經理回答：「樓上樓下的質量都要創一流！」這話我愛聽。因為，羊肉泡饃本來就是一種大眾飯食，在開發泡饃宴、提升品位和附加值的同時，永遠不忘大眾，優質服務大眾，這才是寄託着西安人的鄉情，並且已經成為西安重要文化符號的羊肉泡饃的立身之本，也才是「老孫家」、「同盛祥」、「天錫樓」這樣的清真名店的健康發展之道！

和工業文明以及後工業文明時代相比，吃羊肉泡饃和聽秦腔戲，的確是很讓深受快節奏生活之苦的現代人所羨慕的閒適而率性的「慢生活」。並且，吃羊肉泡饃和聽秦腔戲這兩種「慢生活」的典型形態，還有着某種有趣的牽連。在我的童年記憶中，就有着去戲園子聽戲這樣的內容。而第一次有記憶的吃羊肉泡饃，也是由於前一天在戲園子看戲，發現旁邊一位老爺爺一邊搖頭晃腦聽得津津有味，一邊不緊不慢地把手裡的餛飩餅掰成黃豆粒大小的饃塊兒。說實話，當時，在看戲和看老爺爺掰饃這兩件事上，我顯然更關注後者。回家後向大人打問，才知道這是在為第二天早晨的美餐羊肉泡饃做準備，於是便鬧着要吃羊肉泡饃，於是第一次吃羊肉泡饃的記憶，便刻到了我的心中……

「淹了一座城，毀了一座墳」。清康熙年間的那場大水讓盱眙人世代銘記。「城」和「墳」都在盱眙境內。「城」就是泗州城，曾經和蘇州、揚州有同樣名聲的泗州城一下子從地上消逝，成了「中國的龐貝」。「墳」便是明祖陵。明祖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高祖、曾祖、祖父的衣冠塚及其祖父的實際葬地。耗時三十年建成明祖陵由九里三十步的外城、四里十步的中城和建築宏偉密集的皇城三個部分組成，其規模和建制與南京的明孝陵和北京的十三陵相媲美。明陵保存完好，明祖陵號稱明代「第一陵」。

那天我陪安徽明光作家協會的朋友到明祖陵玩。雖說我常去明祖陵，但每次去的感受是不一樣的。從盱眙出發，過淮河大橋，向西北不足二十公里便到明祖陵了。周日，加之盱眙所有的景點都是免費的，自來車多，人多。縱使你是第一次到明祖陵來，也無需問路，跟着人流車流便是。

一條寬闊筆直的馬路，兩旁矗立的水杉，顯示出皇家陵園的威儀。正門路邊大明王朝十七位皇帝的塑像立在路旁，從太祖朱元璋，到睿宗朱佑枉，只消幾分鐘的時間，彷彿穿越了整個大明王朝。

八五百五十米神道旁的二十一座石像無不讓人驚嘆，殘存的大型石礎讓人有了對皇城建築宏大的想像和消失的遺憾，在石人石馬前的合影留念幾乎成了所有遊人的共同選擇。讓所有遊客着迷的，還是神秘的明祖陵地宮。

經神道，過皇城，背後一座小山丘的下面，就是地宮。露在外面的只是一個叫磚石砌好的水潭。水潭呈月牙型。我們看到的只是九道拱門的門楣。九道拱門大小不一，象徵着朱元璋的祖父、曾祖、高祖以及他們各自的后妃。潭裡水清澈見底，地宮前的甬道、漢白玉橫樑依稀可辨。地宮下的九道弧形拱門，像九個大大的問號蜷曲在所有遊客的心裡。

別看只有一潭水，這一潭水你是抽不盡它的。護佑神靈，並不是水的忠誠，因為數十米之外，便是煙波浩渺的洪澤湖，這潭水是與洪澤湖的水連着的。我等當地人進而會說，洪澤湖的水你能抽得盡麼。明光的朋友們連連點頭。明光雖屬安徽，卻與盱眙接壤。為什麼叫「明光」，這與朱元璋有關。朱元璋出生在明光的太平鄉。傳說朱皇帝出生那日出現了「有光灼天」的奇妙景象，故得名「明光」。明光歷史上屬盱眙。盱眙歷史上又屬於安徽（一九五三年劃歸江蘇）。行政區劃的變遷有點複雜。認祖歸鄉，我們對大明王朝有共同的話題。

移步向東，一道綠色的長堤橫在了我們的面前。原先的明祖陵在洪澤湖底下，由於乾旱，地面上的石像等有了裸露，為了保護好明祖陵，當地政府修了這道三千米長的長堤，把洪澤湖水擋在了外面。一陣涼風，幾隻白鷺劃過，我們彷彿才從地宮神秘的氛圍中透過氣來。洪澤湖從腳下向遠處延伸，無比闊大。蘆葦青，帆影白，盱眙的像山隔海相望，無垠的田疇生機勃勃，不由得讓人感嘆，當年的朱皇帝沒有看錯，這裡真是一塊風水寶地。

羊肉泡饃

飲食男女

羊肉泡饃（包括牛肉泡饃，下同）是西安的清真美食。乍一看來，羊肉泡饃的製作好像並不複雜——由食客把硬麵燒餅（西安人叫作饃饃）自行掰成小塊放進大碗中（早年，西安各類泡饃的碗都非常大，常常會令初次使用的外地朋友驚詫不已，如今的泡饃碗已經秀氣多了，卻又讓我這樣具備舊情結的食客頗感遺憾），交給廚師加上大片清燉的熟羊肉或熟牛肉以及熟粉絲用肉湯去煮，最後配以糖蒜和辣椒醬上桌。但實際上，羊肉湯的熬製、羊肉或牛肉的加工、饃饃的軟硬、煮饃時的火候，甚至饃塊掰得大小，都須十分講究；尤其是，一碗高水羊肉泡饃的製成，需要廚師和食客的緊密配合，在所有中外美食的製作中，它分明是獨闢蹊徑，獨具風格，無論中餐西餐、日餐韓餐，怕是找不到第二種如此這般的製作程序。

沒有內行顧客把饃饃塊攪碎的大小合適，爐頭縱然絕技在身，也無法製作出一碗水平一流的羊肉泡饃；但就算有了一碗水平一流的羊肉泡饃，但如果不幸遇到了一個不會吃羊肉泡饃的食客，那結果也相當悲慘。土生土長、且對羊肉泡饃一往情深的老西安人都知道，一碗加工好的羊肉泡饃擺上餐桌以後，最不能幹的一件事就是拿着筷子在碗裡亂攪和，正確吃法是從碗邊兒開始，一點兒一點兒地蠶食。這樣吃的好處是，能夠始終保持羊肉泡饃的純正味道和恰當溫度，給人完整的美好享受。另外，在視覺上也不至於太有礙觀瞻。

明祖陵探幽

陳紹龍

「老孫家」羊肉泡饃（資料圖片）

笑嘻嘻，是劉春山的得意門生。從小追隨左右，學得很多精彩的滑稽唱段與傳統的滑稽表演，能說能唱，功底深厚。他以演出《釘巴》（乞丐硬性討錢）一齣，奠定了自己在滑稽界的地位與聲譽。建國前後，他先後與傑出的滑稽演員姚慕雙、周柏春和楊華春、張樵農長期搭檔合作，極盡紅花綠葉之妙，一直為廣大愛好滑稽藝術的觀眾所熟悉與喜愛。

劉春山與滑稽戲

程秋生

「一回首」，輕輕吟詠張旭的名句《桃花溪》：「隨隱飛橋隔野煙，石磯西畔問漁船。桃花流水，洞在清溪幾處邊？一便能深窺。桃花潭詩人對桃花的讚美，對桃花源源的嚮往，更是对陶淵明的名篇《桃花源記》的推崇和陶醉。目睹灑灑春光，吟唱詩人的名句，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。

亦山亦水，鸞飛鳳長是春天的特色所在，自然景色的壯麗秀美，令人為之沉醉，而古代山水詩則以點晴之筆，把秀麗風光、遊人情思，詩人胸襟濃縮在數行的詩句中。唐代詩人陳羽在《吳城覽古》中詩云：「吳王宮國水煙空，香徑無人年葉紅。春色似憐歌舞地，年年先發館娃宮。」館娃宮位於蘇州城郊木渚的靈岩山上。靈州城郊木渚的靈岩山上。靈